

摘

译

外国文艺〔苏〕

外国文艺〔苏〕

摘译

· 内部资料 ·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3
1973

总

3

摘 译

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7,000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268 定价: 0.49元

内 部 发 行

编者的话

本期刊登了在苏联曾经鼓噪一时的话剧剧本《炼钢工人》以及根据这个话剧剧本改编的电影剧本《最热的一个月》。

这两个剧本，都是通过对一个大学毕业生维克多，自愿放弃技师职位，到炼钢炉前当一名辅助工，并且在生产中为了产品的质量和所谓工人阶级的“良心”，向“敷衍塞责”、酗酒等现象展开“原则性”的斗争的描绘，迎合了当前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借口工人对生产“不负责任”、“不守纪律”而向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上的需要。所以，从《炼钢工人》的出笼到《最热的一个月》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宽银幕彩色胶卷开拍，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由此也可见，苏修国内阶级矛盾在进一步激化，工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极望有维克多这样的修正主义英雄人物出来控制局面的心情是何等迫切。但是，我们从本期《摘译》刊登的苏修《文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的讨论《炼钢工人》的“圆桌会议”速记记录中可以看出，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对《炼钢工人》中的维克多，还有着种种不满，这种不满，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赞成维克多用“棍棒的方法”来进行他的所谓“原则性”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个维克多勇则勇矣，然而到底太赤裸裸了。他

在使用“棍棒”对付工人的同时，竟然在无意中挑开了勃列日涅夫们借以掩盖自己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块遮羞布，帮了倒忙。

于是在勃列日涅夫们的指挥棒下，《炼钢工人》改名为《最热的一个月》，作者利用改编，费尽心机地要把“人性”、“同情人和了解人”，这些曾经是赫鲁晓夫牌的修正主义的破烂货色，与勃列日涅夫的“他不会容忍不守纪律，不负责任和组织生产方面的任何缺点，他是一切市侩和人们意识、行为里旧时代的任何残余的不妥协的敌人”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揉合起来。例如在话剧中，维克多曾被人指责为粗暴、冷酷、不近人情的“怪人”，而在电影中则被粉饰为既坚持原则，又富于感情、“道德”完善的“英雄”。为了表现这样的思想，还专门设计了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被他赶走以后，他主动地备了礼物，一瓶酒，去探望的这一细节。再如为了拔高维克多这个形象，特意修改和增加了同“敷衍塞责”等不良现象作斗争的情节。在话剧中，维克多反对“敷衍塞责”，主要是揭发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违反操作规程；在电影里除了保留这个情节外，还增加了维克多为了不违背“职业上的诚实性”宁愿被撤职而坚决反对厂方不负责任的英雄行为。再如在话剧剧本中维克多当上生产组长后手忙脚乱，生产任务完不成，挨工人們的责骂；而在电影里，他接替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以后，生产搞得很出色，银幕上两次出现全国各工厂的工人热烈讨论维克多是否做得对的特写镜头，以示群众对维克多的支持。为了突出维克多这一形象，在电影里，作者还不惜删去

了维克多父亲的老战友瓦尔拉莫夫这个作为维克多的指导者和教育者的形象，因为在话剧剧本中，这个瓦尔拉莫夫实际上写得比维克多更为完美，免得由于他的存在而使维克多相形见绌。

欲盖弥彰。气势汹汹的棍棒代之以贴着华贵商标的礼酒；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上抹一点修正主义的胭脂花粉；这不仅没有使维克多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鹰犬的本性有丝毫的改变，恰恰暴露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妄图通过美化和拔高维克多的形象，来蒙蔽和欺骗苏联人民的险恶用心。然而，“**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个事实是无论用什么巧妙的方法也掩盖不了的。那里有压迫，那里就会有反抗。蒙蔽和欺骗只能是暂时的。革命的苏联人民起来之日，必将是维克多和他的主子们彻底完蛋之时。我们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炼钢工人》和《最热的一个月》，虽然在政治上反动到极点，艺术上不堪卒读，然而却又是两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尤其是把它们对照起来阅读，从中可以看到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的丑态，以及阴谋把这一切嫁祸于苏联人民的累累罪证。“**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希望本刊的读者，充分发挥这两个反面教材的作用，利用它们所提供的材料，批判苏修，争当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的尖兵。

目 录

炼钢工人(话剧剧本) (1)

最热的一个月(电影剧本) (94)

当代英雄,他是怎么样的?(讨论记录·摘译)(185)

苏修文艺动态(12 则).....(192)

炼 钢 工 人

作者：格·鲍卡列夫

载于苏修《戏剧》杂志 1973 年第 4 期

人 物 表

维克多·拉古京

彼得·赫罗莫夫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平炉车间主任

瓦金·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平炉车间副主任

瓦尔拉莫夫——作业班长

萨尔塔可夫——炼钢师傅

辽什卡·绍林

尤拉·鲁津

费多尔

凡·凡内奇

萨尼亚

热涅奇卡

技师

} 炼钢师傅的助手

卓娅·萨莫希娜
柳巴——起重机女司机
托尼亚——女秘书
松柱可夫
克拉娃
沃瓦-尼古丁
电视台女记者
戴眼镜的小伙子
姑娘
阿尼亚
推土机司机
小伙子甲
小伙子乙
钢铁厂的男女工人们

第 一 部 分

〔普通的单间的住宅，里面有一张沙发床、一张床，以及标准的家具。傍晚，维克多和彼得走进来。两人都情绪激动。维克多手提箱子，在过道里站住，彼得在浴室里，对镜研究自己的脸部。〕

彼得 真是专家！把我的整个形象都破坏了……现在简直连跳舞也不能去……你干吗站着？把箱子放下。咱们来数数伤口。集体的伤口……

〔维克多放下箱子，走进浴室。〕

彼得 （观察维克多）他们打得你不轻！……那个高个子的家伙，拳头跟啤酒杯一样大，份量足足有半普特……不过，你也不差。他由于你对他的敬礼也嗅了两次泥土……

维克多 你有碘酒吗？

彼得 没有。为了派这种用场，我有另外的药……（走到房间里，拿了一瓶伏特加回来。）这是万应灵丹！……特别是加温摩擦法最有效。先把酒喝了，再用酒瓶使劲擦——马上就什么伤痛都没有了。（开瓶，用毛巾沾了酒，小心地擦维克多的脸。）好了！……现在你来替我消消毒……

〔维克多替彼得擦脸。〕

彼得 （皱眉）鬼东西！……好吧！这次会见并不是最后一次……我一定还要给他们创造一个热烈友好的气氛……

〔他们走到过道里，维克多拿起箱子。〕

彼得 你干吗这么晚的时候还拎着箱子在游荡？老婆把你赶出来了？

维克多 不。

彼得 从外地来？

维克多 是从外地来……顺便问问，你是不是在钢铁厂工作？

彼得 是的。怎么？

维克多 你认识瓦尔拉莫夫吗？

彼得 伊格纳季奇？自己人！他是你的什么人？

维克多 熟人。

彼得 我在他手下工作已有五年多了，在平炉车间！他是我们的工作班班长！……这么说，你原来是来找他的？

维克多 好象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

彼得 你当然找不到，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住在城里。他的小房子被拆掉了，给了他一套住宅。你就留在我这儿吧，我的住宅不是刮刮叫吗！一个房间，设备齐全。只我一个人住。就象神话故事里一样。好吧，你要考虑，到早上再说。等睡够了之后。（拿过箱子，放下，领维克多进房间。把瓶放到地板上，消失在厨房里。）

〔维克多站在门口，审视房间，看到了床和铺好被褥的沙发床。彼得拿着一只长面包、奶油和香肠上。〕

彼得 你在欣赏公寓？做得对！

维克多 你刚才说只有你一个人住，可是这儿……

彼得 这儿是我的好朋友若拉·特拉夫尼可夫睡的。

维克多 他在哪儿？在上班？

彼得 他在实施休息权。

维克多 怎么，这个住宅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吗？

彼得 那你本来是怎么想的呢？要知道这可不是私人公寓，而

是宿舍。这种住宅是不给单身汉的。而且以后长时期里也不会给……

维克多 那么宿舍里有空位子吗？你不知道？

彼得 我知道，从去年起就没有了……怎么，痛吗？

维克多 还有一点。

彼得 你干吗要参加进来？

维克多 不是人家在打你吗？好象是吧？

彼得 不过，我是该打，而且他们打得守规矩。

维克多 三个打一个？

彼得 我也打他们的，打他们三个。轮着打。而你干吗要参预？当然，要是没有你，他们一定会把我的嘴眼鼻头全都打掉……你干吗要参预进来呢？……好吧！我欠上了你一笔债。有机会我就还你……

维克多 算了吧。我不需要。

彼得 （伸手给维克多）彼得·赫罗莫夫。

维克多 （握他的手）拉古京。维克多。

彼得 （斟伏特加）为你来到干杯？

维克多 谢谢！

彼得 你怎么？不喝酒吗？

维克多 不喝。

彼得 是医生不许你喝，还是由于觉悟高？

维克多 你别管，你自己尽量喝吧。

彼得 好！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有人爱吃猪排，也有人愿啃西瓜皮……（从酒吧橱里拿出一瓶酸牛奶）拿去，喝吧！我是要喝更带劲的……阶级——它是用喀瓦斯来解渴的吗？阶级——它对喝酒可不是外行……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好、最有天才的诗人说的。他

是不会乱说的……你找伊格纳季奇干什么啊？有事？还是来休假？

维克多 有事……我也想到你们车间去工作。

彼得 这很好，我们非常需要炉前的助手。几乎每只炉子都不满编制。

维克多 这是为什么？

彼得 因为工作是这样。我们这儿电钮很少，你懂吗？而大锹倒很多。而且都象畚箕一样大。而在技术进步的时代，愿意挥大锹的人是不多的。而且即使愿意，也不是人人都挥得动……特别是在季度末，六月份……不久前我们的技术安全科测量了一下温度——可把他们吓坏了！炉子的前壁是九十度，而在后壁竟达到一百五十度。

维克多 我知道……

彼得 从哪儿？

维克多 我做过三年炼钢助手。

彼得 做到几级？

维克多 七级。

彼得 差劲。我一年多前头已经是九级了。离开炼钢师傅现在只差一级。可是你为什么停留在七级上呢？力气不够，我看得出。

维克多 我不是连续工作的。中间停过两次。

彼得 被人家赶跑了吗？

维克多 不……是根据自己的……

彼得 这山望那山高？

维克多 也不是……服兵役之后进了学院，全日制的。后来读了三年函授。最近两年又去念全日制。

彼得 现在呢？

维克多 现在毕业了。

彼得 原来是这样……现在你成了个学者了……

〔铃响，彼得放下面包，跑出去开门，卓娅走进过道。

卓娅 你怎么啦，彼坚卡，邀我去跳舞，而自己却逃走了？

彼得 有事啊，卓因卡！军国大事！

卓娅 这个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彼坚卡。根据你眼睛下面的印记。

〔维克多一听见卓娅的声音就站了起来，呆住了。

卓娅 是谁替你打上了这样的印记？

彼得 不幸事故，卓因卡。撞到电线木杆上去了。由于不小心。

卓娅 听说，那儿电线木杆有三根之多。而且都有拳头……还听说，有一个侠客把你救了。

彼得 不错。现在我来介绍你和他认识。

卓娅 有必要吗，彼坚卡？我认识的人已经太多了，而你会替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彼得 你不用替我担心，卓因卡，我受得了！

卓娅 那好吧，你当心点儿，彼坚卡。

〔维克多坐下。彼得和卓娅走进房间。

卓娅看见维克多就不作声了。维克多慢慢站起来，他们竭力不朝对方看。

彼得 这位是卓因卡。是工作上的朋友和同志，总而言之，是同事，她也在平炉车间、特别化验室。这位是维佳。暂时可以这么叫，而在最近的和光明的将来我们就得用名字和父名去称呼他，因为他将成为我们的上司。毕竟人家受过教育，大学毕业了业。

卓娅 卓娅……

维克多 维佳……

彼得 我现在去烧茶。咱们喝着茶，交谈交谈。

卓娅 不，我要走了，彼坚卡。时间到了……

彼得 为什么，卓因卡？

卓娅 瓦夏·里亚普诺夫在街上长椅上等我。他可不象你，今天一晚上他没有离开过我。还要送我回家。

彼得 他又在下面等？

卓娅 又在等。

彼得 随他的便……不要紧。瓦夏，他可以再在长椅上坐一会。吸吸烟。这对他也不是第一回了。

卓娅 不，他明天还要上班。而且你也是。

彼得 好，去吧……向瓦夏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你对他说，为了今天晚上，他欠下了我一笔帐。

卓娅 这个你自己去对他说，彼坚卡。我可没空管你们男人们的事。再见！不要送我！（下）

彼得 你看到了？国际水平！我们车间有一半人在追求她。

维克多 她在你们这儿一直是这样吗？

彼得 怎么样？

维克多 什么人都要……

彼得 不要这样，维佳。至少不要说出口来。否则，我们从打架相识，还得从打架结束……为了使你比较明确——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是这样认为的。别人也都……

维克多 她呢？

彼得 如果她也这样认为，那早就成为我的妻子了……不过也快了。又是未婚妻，又是妻子，在我的积极努力之下！

维克多 我好象累了……我要睡了……

彼得 你睡吧……看看你的样子，似乎倒还年轻。三十岁还不到。而从其他一切看来——已经该写回忆录了……安安稳

稳地睡吧，亲爱的同志！……伊格纳季奇你明天早上去找好了，上班之前。

〔红角。墙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语，还有墙报《钢》。几排椅子。右面是车间走廊的一部分，墙上有一块布告板。板旁是工人们。〕

尤拉 （在走廊里的自动电话机旁打电话）伊卓利达，伊卓利达！……我弄到了两张弦乐四重奏的票子！……对……贝多芬，巴格尼尼，伊卓利达！……十九点正我在“水晶”咖啡馆等你！

凡·凡内奇 我们知道这种弦乐四重奏！当心，这样下去你的所有的弦都将断掉！一根也不剩！

尤拉 认真点，同志们，认真点。顺便说说，有一个建议：星期二全体去看戏。票子么，我作为文娱干事保证搞到。该去接触接触文化生活了！

费多尔 我已经接触了。我，老弟，在家里已经当了八年群众文娱组织者了，从一结婚就开始。

凡·凡内奇 你听好，费佳！你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去全托，事情就了结了。请注意，这是车间工会的建议。

费多尔 当我生出他们时，并没有依靠车间工会的帮助。今后也对付得了。

尤拉 这就是说，在体育和文化生活方面，你这人已是没有希望的了。

费多尔 不能这么说！我会下棋！

凡·凡内奇 你是我们有名的象棋大师。最厉害的一着是——两个，四个！

费多尔 你的玩笑，凡·凡内奇，简直可以登台演出，最好不要在这里，要到外国去。让人家弄不懂。

凡·凡内奇 我已经出去演出过了！在1945年！负了两处伤。
一处脚上。

费多尔 另一处在头上……不过，不开玩笑，你去旅行吧……扩大眼界。

〔瓦尔拉莫夫和维克多走进红角。〕

凡·凡内奇 “我不需要土耳其的海岸……”你们好。“……非洲我也不需要！”^①

〔尤拉又开始打电话。〕

瓦尔拉莫夫 （向维克多）好，你谈谈……

维克多 谈什么？

瓦尔拉莫夫 难道没有东西可谈吗？

维克多 我不谈你也全知道。

瓦尔拉莫夫 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的？住旅馆？

维克多 要住旅馆，我的头衔还不够，而且暂时钱袋也不允许……

瓦尔拉莫夫 干吗不来找我？

维克多 我新交了一个朋友。他留我过了夜。顺便说说，他在你的班里。彼得·赫罗莫夫。你认识他吗？

瓦尔拉莫夫 怎么能不认识！是个好小伙子，我告诉你。而且是个极好的炼钢助手。那怕马上让他做炼钢师傅也行……

〔两人沉默了一阵。〕

瓦尔拉莫夫 你这个……父母亲那儿去过了吗？

维克多 还没有……

瓦尔拉莫夫 想去的时候，对我说一声……咱们一起去。熟人碰到过吗？

维克多 没有……

^① 伊萨可夫斯基所作《候鸟飞去了》中的两句。——译注

瓦尔拉莫夫 她在我们这儿……在特别试验室里……

维克多 我知道。我甚至猜到,是你帮了忙……

瓦尔拉莫夫 你猜得对……这样吧,你搬到我家去住。否则,我的老太婆要是知道了你住在集体宿舍里,就简直会把我吃了……你搬过去,她一定会高兴!……

维克多 请你代我问个好。你对她说,我一定会去看她。

瓦尔拉莫夫 你搬去吧,那也就用不着去看她了。那怕是先住一段时间……总归方便一些……

维克多 谢谢,巴沙叔叔!不过最好还是我自己对付……

瓦尔拉莫夫 你还是老样子……

维克多 我要永远是这样子……

瓦尔拉莫夫 好吧……随你的便……

〔卓娅和柳巴上,在走廊里站住。走廊里接班的工人们已经集合。

卓娅 你好,彼坚卡!

彼得 你好,卓因卡!

卓娅 你今天好象不太高兴?

彼得 你也好象不是闪闪发光!

卓娅 有时候熄灭一下也有好处,否则会烧过头的。

彼得 好吧,你就这样活到晚上,到那时我再把你开亮。

卓娅 谢谢。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房客?

彼得 大概一早起就在领导那里跑,这关你什么事?

卓娅 不关我事,不过问问罢了。我关心干部,毕竟人家受过教育……

彼得 也就是说,你为生产在操心? 好吧,晚上见。(下)

柳巴 兔子^①!你说的是什么房客?

① 俄语中卓娅和兔子的音相近。——译注